

好书精读

最重要的事

文:〔美〕伊夫·邦廷
图:〔美〕罗纳德·希姆勒
翻译:刘清彦



1957年,31岁的邦廷和先生做了个影响他们一生的重大决定:为了不让他们的小孩在充满暴力与政治宗教纷争的爱尔兰长大,他们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新的国度安身立命。这个决定不仅成为邦廷走入童书创作的启始,同时成为她日后作品关怀的重要主题。

初移民时,尽管没有语言隔阂,邦廷在生活上仍必须面对许多待适应的问题,这段日子使她对许多跟她一样、从各地进入民族大熔炉的移民者艰辛的生活历程感同身受,因此,当她开始提笔创作时,便很自然在作品中呈现这些人的困境和问

重要的生命课题

□刘清彦

题;从1988年描绘加勒比海岛国难民于感恩节前夕逃亡美国的《我要去美国》(How Many Days to America)、1994年因加利福尼亚州大暴动而引发种族融合思考的《烟雾弥漫的夜晚》(Smoky Night)、1996年借由墨西哥移民于圣诞节前返乡探讨国籍认同的《回家》(Going Home),到1998年叙述日裔美人在珍珠港事件后被送往集中营的《慰灵塔》(So Far From the Sea),处处可见邦廷对移民者的深情关怀。其中于1994年出版的《最重要的事》,也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邦廷在处理这类主题时,除了真实反映移民者的处境和问题外,更看重的是人性与生命本质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故事中的这对祖孙,尽管他们面临着移民家庭的典型难关(生计压力和语言阻碍),却也因此受到理所当然的同情与宽待,他们同样必须辛苦工作换得温饱,也必须规矩矩行事为人。故事的移民背景呈现了问题情境,但真正的核心还是在于“人”,正如故事中的外公一再向小孙子强调为过错付出代价、诚心弥补的重要,因为不管身处何地,出身为何,这都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邦廷透过角色帮助小孩设身处地思考这些生活中时常必须面对的冲突和两难困境,并且从中看见做正确抉择的重要性。她不会使小孩在思考中对自己应做的

失去信心,相反的,因为这些真实可见的角色示范所彰显的人性光辉,为小孩带来充满希望的勇气去面对各种生命难题,学习这些对他们一生受用的“最重要的事”。

邦廷擅长以小孩的眼光去观察和描述事件,童稚单纯又敏锐的眼光或叙述,除了使故事显得格外动人,也拉近小读者和故事主人翁之间彼此不熟悉的生活经验落差,很快地走进故事主角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品尝这段人生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体验并学习潜藏其中的课题。此外,邦廷也不忘在故事中温柔地提醒陪读的大人,陪伴和以身作则在小孩成长与生命学习过程中的深刻影响,一如故事

中的外公对小孙子和自我的坚持,并且陪同小男孩一起面对并解决问题,对渴望发展自我又必须遵守规范的小孩来说,这种亲身示范远比忧心忡忡的叨念念念要更具说服力。

故事中的外公诚心弥补过错也为雇主着想,不仅换得雇主同等对待,愿意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更为自己赢得尊严和信誉,他们彼此关怀和接纳,造就了美好的结果。这其实也是邦廷常强调和在故事中的养分。邦廷曾经在一本书中写道:“从前我们破坏树林,现在让我们学习不要重蹈覆辙;从前我们参与战争,现在让我们学习和平的重要;从前我们不会彼此关怀,现在让我们努力付出关心,互相了解。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共享的世界岂不变得更美好吗?”我想,这不仅是邦廷的心愿,也是她对每位大小读者的由衷期盼吧。

有些事虽然很微小,却很重要,正如《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节的教导:“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链接

伊夫·邦廷(Eve Bunting),美国知名的童书作家,擅长以简洁平实却张力十足的文字,关切与小孩成长相关的各种社会性议题,不论是孤儿、游民、战争、街头暴动,还是环境保护等主题,都有深刻动人的描绘。目前的中译作品有《开往远方的列车》《小鲁的池塘》《爷爷的墙》《艾莉丝的树》《记忆的项链》和《最重要的事》。

罗纳德·希姆勒(Ronald Himler),美国知名插画家,大学主修绘画,1972年出版第一本童书后,创作不断。他擅长以流畅的铅笔线条勾勒故事的场景和人物,再以水彩晕染营造故事动人的氛围。他与邦廷女士合作过许多本图画书,其中中译本有《开往远方的列车》《小鲁的池塘》《爷爷的墙》《艾莉丝的树》和《最重要的事》。

短评

“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
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

□王充闾

中可歌可泣的历史,是那些民族英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英勇献身的传奇故事和壮丽史诗。遥想当年,抗日将士们孤军陷敌后,内乏粮布,外无援兵,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度过了多少零下40摄氏度的冰雪严寒,度过了多少靠树皮和野草充饥果腹的艰难岁月!14年间,东北的抗日将士,年年都有雪山要爬,年年都有草地要过,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与红军长征亘古未有、中外无双一样。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不渝,为自由为解放宁死不屈的精神,是我们关东大地的灵魂,是传承给子孙后代万古长新的宝贵财富。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黑色的日子是和“满洲国”、“亡国奴”这些不幸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许多人却未必知道,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便从未停止过不屈不挠的抗争。14年间,先后有30多万关东儿女,或自发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前赴后继,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载的浴血奋战,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代以来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历史——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英雄儿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出版的一套“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展示给广大读者的,就是那段反法西斯战争

名将”……而更多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的关东儿女,却在白山黑水间枕着青草沉寂了”,大多数人连座坟墓都没有留下。

一位外国思想家有句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珍惜与尊敬的民族,则不仅可怜更是可悲的。为了不使“九一八”和“亡国奴”的悲剧重演,为了让青少年在勿忘国耻的同时,都能记怀并尊敬我们的抗日英雄,为了通过文学形式传播英雄的不朽功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东北三省作家和史学家联手创作出版了这套“红色少年读本——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以打造文学精品的严肃态度,为东北大地上的抗日英杰立传。这一举措体现了出版者对家乡、对民族、对历史,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责任担当,功被当今,泽流后世,其志可嘉,厥功甚伟。而参加这套丛书创作的12位作家,怀着对英雄的景仰,着眼于对后辈的责任,忘怀得失、不计酬劳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应有的风范,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文学史与传播学反复证明,传播形式往往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效果。这套丛书,尝试用传奇小说的艺术手法,直接描写关东大地真实的抗日英杰,塑造他们鲜活、传奇的艺术形象,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与出版工作顺应时代要求,联手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一次开创性举措。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应予充分赞许与大力提倡的。

郝月梅小说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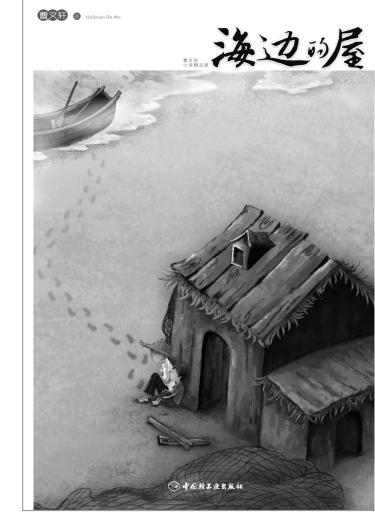
平凡生活的温度

□张锦贻

拨的那个手机号码,竟是同一小区里一个第二天一早要高考女生的电话。无端干扰,以致使这位乖乖女生差一分没上本科线,以至有了以后的弯弯曲长的故事。而小说主人公无意中摔碎了老师桌子上青花瓷小瓶,竟一条线似的牵出了为赔老师而一心寻觅,以及一心寻觅中发生的假真真真的情节。两本小书,竟凸显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涉及千家万户、关系一代人成长的热门话题——升学热,财富热。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作家注视的,正是隐匿于儿童生活常态、细节中的热点问题。这种注视,使得时代的反映完全儿童化、内心化了,又正写出在体制的约束、僵化,市场的开放、引导,父母的希望、向往中当下儿童的成长状态。潜在而婉约,蕴藉而隽永。而这些,在不少儿童小说叙事中常常是被忽略的。

郝月梅小说中的幽默,是带着天真稚气的聪明智慧,浸渍着童真童思,润漫着童趣童味,别有一种美妙而又微妙的韵致。显然,正因为书中儿童式幽默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人生态度以及生命、思想的内涵,使得平淡无奇、平静不惊的一个个日子具有了温度和情感,具有了思辨张力和文化意蕴,具有了文学性和审美意义。

新书快递



《海边的屋》,曹文轩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年7月

“曹文轩小说精品屋”系列包括《黑森林》《海边的屋》《独臂男孩》《小号传奇》4部,该丛书由作者精选其历年来自选短篇小说代表作组成,如《拉手风琴的人》《十一月的雨滴》等,重在用朴素优美的文字讲述人性真、善、美的故事。丛书中加入了很多精致彩色插图及黑白配图,提升了图书整体的艺术性。其中作者重新修订的《小号传奇》,电影拍摄已在筹备中,将由3次获得金马奖的台湾知名摄影师、电影导演陈坤厚执导,值得关注。



《马王》,许廷旺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6月

天苍苍,野茫茫,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家园,与牲畜共命运的游牧人,在浩瀚的绿野上谱写生命的赞歌。长久以来,艰忍的游牧人与自己的骏马为伴,在牧羊犬的帮助下放牧羊群,时刻防备觊觎畜群的野狼。这就是台来花草原游牧人的生活。内蒙古作家徐廷旺近期尝试动物小说创作,创作了很多游牧人与这些生灵的传奇故事,讴歌他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热爱土地的质朴感情。在这套书中,小读者会体验到别具特色的牧人生活,以及祖国辽阔北方的壮丽景色。



“塔罗牌的冒险游戏系列”之《树妖的森林》,李榕著,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

地球女孩姿落12岁生日时突然拥有了想象不到的魔力——疾驰的汽车在她眼前戛然而止,黑板擦追着同学狼狈逃窜,魔力为她带来一连串麻烦,甚至引来一对奇怪的少年男女……她的父亲因为背叛自己的祖国,被挟持前往宇宙中的一颗奇异星球,姿落也去了那里。这颗奇异星球是阿卡那,它拥有的能量源自一块神秘的魔石,姿落和她的朋友们历经艰险进入魔怪纵横的森林,魔石说:“欢迎来到树妖的森林,在这里,得到就意味着失去你不以为意却弥足珍贵的东西……”森林里到底隐藏着何种阴谋,阿卡那魔法星球保留了什么样的秘密?当现实世界变得枯燥乏味,不妨在这本书里体验一次不同寻常的魔幻旅程。

(荣智慧)

经典重读

《绿野仙踪》:奥芝国的秘密

□彭懿

《绿野仙踪》,一个极具古典诗歌韵味的译名,其实直译过来十分直白,就是“奥芝国伟大的魔法师”。

它太有名了,加上又有好莱坞那部深入人心的同名童话歌舞片为它助阵,说它家喻户晓晚一点都不过分。从一百多年前诞生的那天起,它就受到了孩子们的狂热欢迎。狂热到了什么程度呢?狂热到一年就卖了9万部,狂热到作者弗兰克·鲍姆不得不终止其他的写作(在《绿野仙踪》之后,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美国童话》,可惜无人喝彩),只好放弃自年轻时代就“一直渴望写一部伟大的小说”的念头,回过头来,继续“为取悦儿童”而创作《绿野仙踪》的续集,《奥芝国的大地》(1904)、《奥芝国的奥芝玛》(1907)……一本接一本,一写就是一生,一共写了14本。他写得无怨无悔,因为他知道“取悦儿童是一件甜蜜而又动人的是,不但温暖了我们的心,它本身也带来了回报”。即便是他逝世了,孩子们依然不依不饶,于是又有作家前赴后继,代替弗兰克·鲍姆写了下去,到1963年为止,竟然有40本奥芝国的故事问世。以至美国作家乔伊·布罗特曼在一篇题为《奥芝国迟来的访问者》的评论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全国的阁楼里,不知道保存着多少部几个世代之前的孩子们苦心收集的奥芝国的故事。

然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绿野仙踪》在美国并非一片颂歌,实际上它是一本(应该说是整个系列)饱受争议和质疑的书。

关于它的批判声一直不绝于耳,而且还相当刺耳:行文不甚优美,角色塑造得不够丰满;一个用乏味、没有创造性的文笔写成的平庸和机械的故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甚至遭到一场空前围剿,被从学校和图书馆里清除除了。《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的作者艾莉森·卢里回忆说:“我小时候必须依靠攒零花钱来买奥芝国的书,因为当地图书馆不愿意收藏这些书。”根据她的说法,那些儿童文学领域的权威们拒绝推荐奥芝国故事的一个理由是,它宣扬了一个颠覆性的信息:什么颠覆性的信息呢——弗兰克·鲍姆在书里写道:你可以经历有惊无险的冒险,结交新朋友,住在城堡里,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家庭作业,还永远不用长大。

不过,正如约翰·洛威·汤森在《英语儿童文学史纲》中所说的那样:“只有时间——而非童书行业的核心人物——可以决定奥芝系列的价值。也许时间已经决定了,因为这些书仍受到儿童的喜爱,而在成人之间也有愈来愈多的奥芝信徒。”确实,虽然迟了一点,但至少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绿野仙踪》成了超越时代的世界儿童文学经典。

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来评判它呢?

首先,要送给它一顶荣誉桂冠:美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虽然有人愿意把它归类为童话,弗兰克·鲍姆也说自己写的是是一部现代童话(modernized fairy tale),但更多的研究者还是把它认定为幻想小说。例如吉田新一在《世界儿童文学概论》中就把它作为幻想小说的一个例子来加以论证;《牛津儿童文学百科》里说到它时也没有用“fairy tale”这个词,而是用了“fantasy”,《牛津儿童文学百科》里的原话是:“毫无疑问,到1900年为止,《绿野仙踪》是美国的最佳原创幻想小说。”

它还是一部被贴上了美国标签的幻想小说。不管是它的故事背景,还是出场人物,都相当的美国化。你看,它的背景是美国的——小女孩多萝西住在堪萨斯,是美国中部一片被太阳炙烤成“除了灰色、什么也看不见”的大草原;人物是美国的——我们先来看主人公多萝西。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她住在乡下的小房子里,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但她阳光向上,善良,对同伴总是热心相助,不怕危险和困难,用艾莉森·卢里的话来说,“她绝对是一个新女性……她勇敢、积极、独立、敏感,敢于挑战权威”。书里有一段描写,形象鲜明地反映出了她的这种性格,当她第一次见到奥芝(椅子中央一个巨大的头颅)时,请求奥芝帮她回家,奥芝问她:“为什么我要帮你这个忙呢?”她回答得毫不畏惧又充满了十足的孩子气:“因为你强大,而我弱小;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而我只是一个无能的小女孩。”再来看看配角。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是被称为民间童话中“神奇的助手”一类的人物,但他们没有半点魔力,查尔斯·弗雷和约翰·格里菲思在《重读童书》中说得对极了:“说到底,多萝西、稻草人、铁皮人和狮子都是‘平民百姓’。就是说,他们既没有特别的血统,也没有特别的家谱,不过就是一群平凡的登场人物。”

就连小说中的那个幻境——“黄砖铺砌小路的终点”翡翠城,也是美国化的。它是一个美丽的乐园,但不是一片魔法之地,如果你期待它是一个像《爱丽丝漫游仙境》里的地下世界那样充满了奇迹与稀奇古怪人物的幻境的话,那你的希望肯定是要落空(最反讽意味的是,它的统治者“伟大的可怕的奥芝”,居然是一个靠变戏法来欺骗人民的超级大骗子),它不过是一片比堪萨斯多一点绿色的土地而已。所以在结尾,当多萝西回到家里时,婶婶问她:“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她不是像爱丽丝回答姐姐那样“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是认真地说,“我是从奥芝国回来啊”。就好像她刚从一个真实的地方回来一样。

不过要说整部小说中最具美国特色的,还是把多萝西刮到奥芝国的那场龙卷风。这无疑是弗兰克·鲍姆的一个大胆创举。堪萨斯是一个龙卷风频发的地区,相比魔法兔子洞,用这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把多萝西送入另外一个世界,显然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

《绿野仙踪》里有女巫,有魔法,比如一个没人敢伤害的好女巫的吻、一双跑三步就到家的银鞋、金帽子和飞猴……欧洲传统民间童话的影子若隐若现,但你不能发现,它既运用了某些民间童话的要素及其叙事手法,却又刻意拉开距离,表现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民间童话决裂的姿态,比如它抛弃了老套的精灵、小矮人和仙女,加入了气球以及类似机器人、人工心脏等许多新奇的玩意儿……这实际上都是作者的一种追求。德博拉·科根·撒克与琼·韦布在他们合著的《儿童文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写道:“弗兰克·鲍姆在他的导论中,声明自己意图脱离‘过去的童话’,暗示着,过去的童话将与20世纪无关。”他们所说的导论,其实就是《绿野仙踪》前面的一个“致读者”(绝大多数的中文版都没有把它译出来),它更像是作者的一篇宣言,它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渴望它成为一个现代的童话,在这个童话里,惊奇和欢乐蕴在其内,悲伤和梦魇拒其外。”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有学者把它作为一个美国神话来解读。有人说奥芝国象征的是一个乌托邦,是美国人的梦想。有人说多萝西是男性世界的坚强女性……当然了,孩子们用不着读出这些隐含的意义来,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场龙卷风把他们和多萝西的小房子一起吹到奥芝国就行了。最后,他们会又会和多萝西一起结束这次冒险的旅程,返回家中。

多萝西为什么要回家呢?稻草人和多萝西之间有这样一段好玩又意味深长的对话: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回到你说的那个干燥、灰色的堪萨斯去呢?”稻草人问。

“这是因为你没有脑子,”小姑娘答道,“不管我们的家乡多么可怕,多么灰不溜秋,我们有血有肉的人宁愿住在那里,而不愿住在别的地方,不管它多么美丽。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自己的家。”稻草人叹了口气。

“这种事情我当然不能理解,”他说,“如果你们的脑袋里像我一样塞满稻草,你们也许就愿意住在美丽的地方,那样的话,堪萨斯就一个人也没有了。堪萨斯多亏了你们有脑子。”



郝月梅写儿童小说二十余年,年年有新作。她的小说,多以抒写儿童的成长取胜。虽少见大起大落的历险情节和忽愁忽怒的紧张冲突,却常给人以惊奇和惊喜。你会觉得,那些我们几乎天天看惯了的小孩子上学放学、离家回家的日子,突然变得鲜明亮丽、有声有色。她所表现的,是大时代中的小生活,小格局里的大社会。她的新作《拔错的电话》《奇遇青花瓷》就是这样两部中篇儿童小说佳作。

正如小说题目所示,一个不知怎样拨错的电话,一件碰巧遇见的青花瓷器,在郝月梅笔下纠缠往复,隐隐现,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小说主人公半夜里不小心触